



人文精神系列读本

总主编 吴光远

走近鲁迅

闫玉刚 著

改造国民性



觉醒者总是孤独的。生活在充满劣根的国民中间，孤独，注定是鲁迅的宿命。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人文精神系列读本

总主编 吴光远

闫玉刚 著

改造国民性

走近鲁迅

觉醒者总是孤独的。
生活在充满劣根的国民中间，孤独，注定是鲁迅的宿命。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造国民性——走近鲁迅/闫玉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87-0250-6

I. 改... II. 闫... III. 鲁迅(1881~1936)—思想研究
IV. 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9954 号

改造国民性——走近鲁迅

著 者 闫玉刚
责任编辑 秦 滢 向 飞
特约编辑 李阳泉 杨学会
装帧设计 王洪文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2
电 话 (010)66020531(策划部)
(010)66021698(发行部)
(010)66060275(邮购部)
传 真 (010)66026806 66051713
电子邮件 xiangfei@wanglaohu.com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250-6/I·123
定 价 20.00 元

中国社会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人文精神系列读本》

编委会名单

总主编：吴光远

副主编：胡文生 刘永谋 闫玉刚

编委：吴光远 胡文生 刘永谋 闫玉刚

王兴彬 李 勇 刘丽敏 田宝锋

陆云达 徐加胜 韩孝成 王 峰

钟文伟 刘青新 郭春孚

总序：中国呼唤人文精神

两千年来，中国传统道德一直把国民当“奴才”来驯化，而以发展科技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又把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物”。

中国人从未成为过真正意义上的“人”！

没有“人”的觉醒，中国绝不可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全球化。

让我们来回顾历史。

150多年前，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

对于现代化，最初，人们很自然把目光盯在物质的层面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以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僚为代表发起了19世纪60~90年代的自强运动，其最主要的成就是建立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宣告彻底失败。

看来，光有物质上的现代化还不行，于是人们试图从体制层面上进行改革，这便有了“戊戌变法”。1898年，以青年知识分子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推动光绪皇帝搞体制改革，颁布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变法新举措，结果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强烈阻挠。变法只维持了103天（故又名“百日维新”），便因慈禧的宫廷政变而宣告失败，光绪被软禁，康、严、梁等逃亡国外，谭嗣同、杨光第等被杀害。

物质的以及体制的现代化尝试，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人

们把目光又转向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企图用革命来推翻落后的封建制度，于是才有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发动了武昌起义，以武力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帝制虽被推翻，但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却并没有建立起来。很快，袁世凯复辟，引起各地军阀混战。故而孙中山先生临终不无遗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封建社会内部的洋务和变法运动，以及推翻封建社会的革命等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措施，为什么都没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走不通？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西方看看，他们是怎么走上资本主义或现代化道路的。

在西方，与中国辛亥革命相类似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两者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不同的是，法国大革命后，成功地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而中国则没有。这是为什么？

其实，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欧洲封建社会的结束，是以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为标志。但封建社会结束，并不等于就是资本主义建立起来了。欧洲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1581年尼德兰革命后的“荷兰共和国”，这中间也经过了100多年。到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则是经过了300多年的时间。

在这300多年的过渡时期里，欧洲世界“不知流了多少血，闹了多少事”（陈独秀语）。先是从14世纪开始至16世纪结束的文艺复兴运动，然后是近代科学革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近代工业革命、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等。这一系列的运动和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做了大量的、坚实的思想、物质上的准备。

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促使了西方社会人对自身的发现和解放，即把人由上帝的奴隶变为自己的主人。正如但丁所言：“人

的高贵，要超过天使。”“人文”、“人文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所谓“人文”，意即“属于人的”，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也被称为“人文主义运动”。

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它要求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来保障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价值，于是“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资本主义精神，在欧洲深入人心。这样，推翻帝制后，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中国，两千年的奴化教育，使中国国民成了封建特权者的奴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皇帝虽然退位了，而人们头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袁世凯的复辟也就成为必然。因此，在当时情况下，资本主义对于中国来讲是太先进，所以走不通。

看来，要在有两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首先必须唤醒民众，把中国人从奴隶意识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认识到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所以，孙中山言“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单换一块共和国的招牌，绝不得谓革命成功”。

于是，中国有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运动或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场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发端，其目的就是进行思想启蒙，唤醒民众，传播资产阶级文化。该刊的副标题用法文“La Jeunesse（青年）”，用意就在表明陈独秀对法兰西文明的仰慕。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鲁迅以小说和杂文的形式，对国民性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鞭笞，其用意是要揭露中国“吃人”的旧道德，从而挽救“中国国民性的堕落”，召唤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主性，铸起“民族的脊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代替了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被迫中断。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前后总共才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确立，则经历了

三四百年的时间。显然，对于深受两千多年封建传统影响的中国国民来讲，20多年的人文思想启蒙，是完全不够的。

当然陈独秀、鲁迅等人所理解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民主”、“科学”为理念的近代化，民主与科学正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的两大成果。到了今天，特别是经过“二战”，理性主义已经过了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现代西方主流思潮普遍认为，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正在把人类以及人类文化带向一个陌生、冷漠、黑暗、充满危机的世界。

首先，科技的发展导致人性的异化、人情的冷漠。

人类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日以继夜地发明技术，但大工业使人变成机械的一颗螺丝钉，人性丧失了。各民族为了谋求征服自然和其他民族的强大力量而组织在一个技术工业的政治组织中，但冷酷无情的官僚政体使个人变成一个号码、一张证书，个人变得软弱无力了。

而人性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需要有理性，更需要的是情感，是温暖，而科技、理性主义则剥夺了人的这一需要。相反，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成了规律的宿命。人在强大的科技面前感觉到束手无策，只有恐惧和战栗。

其次，越来越细致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分工，正在使人类日益退化。

据说，有一个曾在宫廷御膳房供职的厨师，后来受雇于某大户人家。主人想以其资历炫耀一番，命他烧制一桌宫廷宴席宴客，答曰不能，因他是专做宫廷点心的。又令其制作一席宫廷点心待客，又答曰不能，因为他是为做某种点心专职切制葱末的。

今天，从事各种专业工作中就有不少“专门切葱”的。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知识也越来越窄。人们虽然在某一领域是专家，但在其他领域则可能是“白痴”。人的综合素质已经大大降低，人成了某一领域的“工具”，而不再是完整的“人”。

再其次，科技应用于战争，人类危在旦夕。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首先不是用来为人类改善生活，更多的是用于消灭人类的战争。比如，计算机的出现，原子弹的出现等等就是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科技与战争的结合，对于人类的未来将是毁灭性的。二战中，投在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使数十万人丧生；二战后，超级大国的核竞赛，使我们的地球面临着随时被毁灭的威胁。人类处于灭绝的边缘。

最后，“全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即人类面临的四大困境或四大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生态危机。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正在越来越多地消耗地球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全球问题，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科学因为人文主义的兴起获得了今天的高度繁荣，但是反过来，现代科技的发展又日益束缚人性，人文精神日益丧失。因此，理性主义文明已日薄西山，代之而起的是“非理性主义”，也叫做“人文主义”。

现代人文主义完全不同于近代人文主义，近代人文主义是以唤醒人的理性为目标，而现代人文主义则是以呼唤人文精神为目标。所谓人文精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基本内核就是要求关注“人”的存在，关注“人”的情感、“人”的权利。这既包括对作为整体人类的生存状况、前途命运的思索，但更多的是对作为个体“人”的尊严与独立的关注，它包括对人的天赋权利的捍卫，以及对愚昧、强权等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排斥。

有人把近代人文主义运动称为“第一次启蒙”，而把现代人文主义运动称为“第二次启蒙”。在全球化人文主义思潮和中国追赶现代化浪潮的双重重大背景下，一场人文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我们深信，中国虽然没有赶上“第一次启蒙”，但赶上“第二次启蒙”正是时候。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身边已经有不少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年轻知识分子正在从事这场艰难而细致的启蒙工作，他们堪称我们

这个时代的“新青年”，青春的身体跳动着激情的脉搏，年轻的头颅满载着新鲜与深邃。他们的青春以复数的形式存在，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史。现代“新青年”们高举“人文精神”大旗，犹如当初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一样，将引领我们的国民关注人文，关注人的存在、情感、尊严、权利与未来。

我们的《人文精神系列读本》是并不难懂的青春史诗，愿我们的努力能为中国点燃思想启蒙的星星之火。

是为序。

吴克定

2004夏于北京颐清园

前 言

一张瘦削的脸庞，透出刚毅与坚强；两道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刺透重重黑夜；一头不屈的硬发，根根显示出与恶势力的不调和……

几乎在每一本鲁迅作品的封面上，都有着这样的鲁迅头像。他深沉的眼光会穿透每一份懈怠，他那犀利的文字会警醒每一个麻木的灵魂……

我们常说，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所以，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在以自己的作品揭示着现实的黑暗、探寻着疗救的希望、追求着理想的境界。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列宁曾经这样说道：“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是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其现实主义的笔触，揭示了俄国革命时期农民的愚昧、软弱和精神上的不足。

《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呈现了俄国大革命时期各个阶层的芸芸众生相，反映了1861~1905年间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的社会生活。

与列夫·托尔斯泰一样，鲁迅也是一面“镜子”，他的作品映照出了旧中国愚昧麻木的国民性，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历程和人生境界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面审视自己灵魂的“镜子”。

然而，鲁迅与列夫·托尔斯泰是不同的。正如端木蕻良在《论鲁迅》中所说：“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分别是在于——托尔斯

泰本身是一个病人，而鲁迅本身是一个医生。”托尔斯泰主义对于恶采取一种不抵抗主义和自我完善的策略，祈求经由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将自己奉献给全世界的福祉。

在鲁迅看来，这种不抵抗主义的设想未免有点过于天真：

“他（托尔斯泰）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捉；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話，那就不行”。（《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在俄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这种不抵抗主义无疑是幼稚的，在黑暗的统治中，逃避与忍让不是出路！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敞露了革命时代俄国大众的灵魂，而有趣的是，他自己却也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自己也无法摆脱那种沉淀在性格深处的卑微与怯懦。他是一个“病人”，有着与他希望疗救的国民一样的病症。或许正因为如此，安娜·卡列尼娜才只能在绝望中自杀，聂赫留朵夫只能在圣经式的布道中寻求心灵的慰藉！托尔斯泰无法找到俄国国民的病根所在——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在那个杳无人烟的小车站上，托尔斯泰最终只能怀着博爱的理想，悲凉地告别残酷的世界！

与托尔斯泰不同的是，鲁迅是一个“医生”。他在沉睡了千年的“铁屋子”中醒来，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在自己身边依旧沉睡的同胞，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身上积淀了千年的麻木和愚顽！“社会的矛盾或是弱点和缺点是透过鲁迅的照亮而看出来的，而被发现了。不是在鲁迅本身上来看出的。”（端木蕻良：《论鲁迅》）醒来后，鲁迅选择的不是沉默，不是假寐，也不是企图以所谓的“博爱”去感化统治者与麻木的国民。

在这沉睡了千年的“铁屋子”中，鲁迅以无比的勇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以一个人间“摩罗”的姿态开始了他对旧时代的痛斥、鞭挞与抨击。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奋然前行的斗士，“他一丝都

不放松，一刻都不停息地捉住了这吃人的制度来抨击着！”他生活在一片混沌的世界中，却保持着异常的清醒。他不屈地战斗着，以冷峻的思想为剑，以犀利的寸笔为矛，划破漫漫长夜，挑出些许亮光。

于是，在鲁迅的“呐喊”中，我们看清了中国封建社会千年的“吃人”历史，看到了阿Q的愚顽，看到了祥林嫂的蒙昧，看到了孔乙己的迂腐而不自知，看到了闰土的奴性，看到了“看客”的麻木不仁！鲁迅以笔为矛，戳穿了在中国国民中沉积了千年的积痼。也有人说，鲁迅太过于冷酷、过于无情和苛刻了，我们在鲁迅的笔下看不到任何光明与希望，看不到一丁点儿教人愉快的亮色。

然而，这不也恰恰说明了鲁迅的真诚吗？爱与恨本来是不可分割的两面，只有浓浓的爱，才会有深深的恨与痛。在中外思想史、文学史上，那些对民族、国家进行激烈批评的恰恰就是那些对民族、国家爱得最为深沉的人！屈原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呼，不正是出于对国家强大的向往与企盼吗？“五四”先驱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抨击，不正是痛心疾首于封建文化对中国强大所产生的阻碍吗？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曾激烈地批判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因为它扼杀了人的自由天性，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血肉相连的脐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我讨厌西方甚于已提及的任何其他文明。”在汤因比看来，是西方文明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性早熟，限制了人的自由，以至于它“见惯不惊了”！伏尔泰、卢梭、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是猛烈的，而这也正是由于对它的爱，正因为有了这种深深的爱，他们才对它的不足之处进行抨击，希望能够根治它的病症！

鲁迅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批判、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毫不留情的揭露也是如此！“怒其不争”的另一面是“哀其不幸”，憎恶与痛斥的另一面是希望它的觉醒与强大！

不错，鲁迅是有着“冷”与“憎”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着浓烈的“热”与“爱”！对反动的统治者、对那些无聊的“帮忙”与“帮闲”反动文人，他总会“举起投枪”，以笔为矛，毫不客气地加以抨击和挾伐。而对于进步的青年，鲁迅却有着浓浓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二者结合才是鲁迅人生的真实写照，老舍说：“他(鲁迅)有颗纯洁的心，能接近青年；他有奋斗的怒火，去管闲事。”那些单纯强调鲁迅“刻薄”、“睚眦必报”的人无疑是片面的，甚至是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于鲁迅、对于鲁迅的作品，我们也应该需要更多的“理解”，应该看到在其犀利、冷峻的笔锋后所寄寓着的深深的“人间爱”！

然而，作为诊断国民病症之“医生”的鲁迅却没有开出救治的药方。“他在不可能找出一个方案、一个办法来的时候，他绝不胡乱捉过来一个办法来应景、搪塞一下就了事的，他绝不会在没有马匹的时候，牵了一只螳螂来拉车的。他从来没有胡说过。”(端木蕻良：《论鲁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我们不能苛求鲁迅开出彻底疗救国民性的“济世良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纵观中国文学史，可以同时以这三“家”相称的作家应该说不只是鲁迅一人。然而，鲁迅与其他的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在以天才的洞察力，对几千年中国传统封建文化进行最深刻、最犀利和最独特解剖、反思和抨击的同时，也以自己的生命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在几千年前，孟子就曾经说过：阅读作品时应该“知人论世”，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读鲁迅的作品，也应该了解鲁迅的为人。他敢于痛斥，痛斥苟延残喘、阴险狡诈的“落水狗”，痛斥奴颜婢膝、貌似中庸的伪君子；他敢于揭示，揭示国民众生的劣根性，揭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悲剧之源；他敢于抨击，抨击狂人眼中的“吃人”世界，抨击把孔乙己

推上绝路的封建礼教；他敢于呐喊，为艰辛而麻木的生活着的闰土呐喊，为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祥林嫂呐喊。他嫉恶如仇，在幽默辛辣的笔触中，挥洒着匕首投枪般的文章，使得那些反动文人们心惊肉跳、无地自容，也使病态社会的千疮百孔暴露无遗。

然而，旧中国的现实不可能解决当时的问题，在民族不能独立、国家不能富强的历史时代中，鲁迅或许只能在“怒”与“哀”之间“彷徨于无地”，然而，即便是彷徨，鲁迅说：“我们还是走好吧……”这就是鲁迅永远向前走的坚强与毅力，正因为有了鲁迅的这份向前走的勇气，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从文化的角度讲，如果说19世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努力通过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力挽狂澜、拯救民族的沉沦，却最终归于失败的历史，那么，整个20世纪就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力图改革传统文化、创造现代文化，把中华民族从中世纪式的黑暗禁锢中拯救出来的历史。

即使是在今天，鲁迅那深邃的目光仍然放出慑人的光彩，像一柄利剑，会看穿一切世故人情，也看穿你的一切托辞。当你无法把握自我，却又自欺欺人、逃避现实时，阿Q的形象能让你窥见自己的影子；当你醉于享乐、虚度光阴时，“浪费时间无异于慢性自杀”的警告会叫你惊出一身冷汗；当你钻入虚无主义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对我们古老民族的历史产生怀疑甚至自卑时，那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诘问，重又让你挺起了胸膛……

今天，只有读鲁迅，你才会知道我们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只有读鲁迅，你才会了解国民的劣根性竟仍是如此的严重。

当琼瑶的言情剧充斥着无数影视频道、温柔缠绵时；当席绢的现代爱情吸引着痴情男女、灯红酒绿时；当无数网站链接着木子美的肉体写作、肉欲横行时；我们更应执著于一份精神的承诺：走近鲁迅。

在你孤独无助时走近鲁迅，他会给你一根精神的拐杖；在你彷徨无奈时走近鲁迅，他会给你一盏不灭的明灯；在你空虚单调

时走近鲁迅，他会给你一餐无价的精神食粮……

鲁迅，这个名字已经超越了本来的所指，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批判的指归，一条自省的通途。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昨日，也属于今天；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

21世纪，以鲁迅为镜，你将会看到更多。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闫玉刚

2004年8月18日

目 录

总 序：中国呼唤人文精神·····	1
前 言·····	1

上 编 正视国民的劣根 ——走进鲁迅的文学世界

第一章 “庸众”与“看客”：国民劣根性批判

“庸众”与“看客”是鲁迅笔下最常见的身影！
“庸众”在水深火热中自得其乐地活着，“看客”在你来我往中麻木不仁地看着！而正是在这自得其乐与麻木不仁中，旧中国的沦亡日渐加深……

鲁迅从沉睡千年的铁屋中醒来，发出了振聋发聩而又痛心疾首的“呐喊”：“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时光飞逝！

今天，再次面对这“庸众”与“看客”时，我们能否真正毫无顾忌地笑，痛快淋漓地骂？你能吗？我

AD86/07